

我依然仰望星空

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

献给曾经漂泊和正在漂泊的你

崔天醒◎著

不畏将来，不念过往

关于远方，关于故乡，关于拼搏，关于理想

你要看得清自己，做得出选择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我依然仰望星空

崔天醒◎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依然仰望星空 / 崔天醒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9
ISBN 978-7-5596-0309-8

I. ①我… II. ①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8255 号

我依然仰望星空

作 者: 崔天醒

责任编辑: 咎亚会 夏应鹏

特约编辑: 王 辉 王兰颖

封面设计: 沈 冰 

版式设计: 张立波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10 千字 960 毫米 × 640 毫米 1/16 19 印张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0309-8

定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5376701

楔 子

薛柠一边把碗筷摆上桌，一边时不时地瞄一眼电视里刚刚开始的一档访谈节目。

主持人正用标准的普通话介绍她的采访对象：“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即将走进知名服装品牌‘子衿’的创始人、著名的80后民营企业家的赵采革女士的工作室，寻访她一路走来的逐梦之旅。”

薛柠一听“赵采革”三个字便一激灵，赶忙放下手中的碗筷，从茶几上拾起了老花镜戴上，待她看清了电视里的人的模样后，立刻大喊：“老头子，老头子，你快来看，是采革，真的是采革啊！”

薛柠的丈夫虞曙昇慢悠悠地从书房里走出来，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老花镜，眨了眨眼睛看了看电视里的人，道：“好，好啊，采革这孩子真是有出息了。我就说嘛，她肯定能成！”

薛柠白了丈夫一眼：“真是事后诸葛亮！你啥时候说过这话了？”虞曙昇连忙道：“我……我妈说过啊，她早就说，这孩子在设计上的造诣没人比得上。再说，她要创业，我也是支持的嘛。”

薛柠道：“好好好，那就记你一功。赶紧吃饭，吃完饭我得给采革打个电话，好好和她聊聊。”

目 录

楔 子	/ 1
一、小城生活	/ 1
二、考到北京去	/ 7
三、霓裳羽衣	/ 13
四、毕业季，分手季	/ 19
五、上代人的恩怨，这代人的情债	/ 29
六、下午茶	/ 38
七、家乡的味道	/ 49
八、一举成“公”	/ 58
九、“临时工”生涯	/ 65
十、基层工作是“镀金”还是打铁	/ 73
十一、考上研究生，我就做你女朋友	/ 81
十二、榜样的力量	/ 88
十三、拍照的技术	/ 96
十四、见面礼	/ 103
十五、求学梦碎	/ 110
十六、人言可畏	/ 118
十七、明枪难躲，暗箭难防	/ 125

十八、你永远不知道未来和意外哪个先来	/ 132
十九、生孩子是女人的权利，不生也是	/ 140
二十、真正的弱势群体	/ 148
二十一、摇摆的红杏	/ 154
二十二、晴天霹雳	/ 159
二十三、凤凰涅槃	/ 167
二十四、修电脑	/ 175
二十五、爱情与面包	/ 181
二十六、“正室”与“小三”	/ 189
二十七、后继有人	/ 197
二十八、相亲时代	/ 204
二十九、同是天涯沦落人	/ 212
三十、留守儿童	/ 219
三十一、爱真的需要勇气	/ 227
三十二、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	/ 235
三十三、众口铄金	/ 243
三十四、逆风而行	/ 252
三十五、青青子衿	/ 259
三十六、新区，新开始	/ 266
三十七、今非昔比，物是人非	/ 272
三十八、“青山白水”	/ 280
三十九、天使爱美丽	/ 288
尾 声	/ 295

一、小城生活

20 世纪 80 年代，赵采苹出生在中国东北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城市里，那里既非省会，也不是旅游胜地。若非生在那里，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踏足伊州市的土地。

采苹的父亲赵铁柱算是心思比较活泛的农民，早早就离开滋养了世世代代的黑土地，进城打工，还把自己在老家的对象常秀梅带去了伊州打工。

常秀梅精明干练，人又勤快，与赵铁柱结婚后，两口子白手起家，在伊州市租了一家店面，经营了一阵小卖部。

后来采苹出生，赵铁柱觉得自己和妻子经营小卖部，虽说运气好的话能保证在当地生活富足，可毕竟变数太大。如今有了孩子，为人父母，应该给孩子、给家庭一个稳定的保障。因此赵铁柱关了小卖部，自学了电工，来到伊州市电力工程厂当上了工人。

80 年代，在国有工厂当工人，是最好的工作。一进工厂，便是铁饭碗，终身有保障。但工厂不是普通老百姓想进就能进的，大多数国有工厂都属于“世袭制”，父亲退休了由儿女接班，外人很难进入。所以，赵铁柱虽说进入了电厂工作，却没有编制，只

能算作临时工。

但是老赵已经很知足了。说起这份工作还有故事。赵铁柱在开小卖部时有个人时常光顾，那人总是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来赵铁柱的小卖部买一包三毛九的大前门。

一日，那人离去之后，赵铁柱才发现自己的店里多了一张十元钱。在那个年代，十元钱是一笔巨资。赵铁柱知道，这八成是那个来买烟的人掉的，就赶紧收了起来，等着那人回来。但那人一天都没有来。到了第二天，那人才过来，却没有张口说要买烟，只是在小卖部门前来回地走动，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赵铁柱见状，赶忙上前道：“师傅，您丢钱了吧？”那人一惊，赶紧说：“呃，是啊。”赵铁柱笑着把捡到的十元钱还给他，那人拿到钱，心里很是感动，说道：“师傅，你可真是实在人啊。”

赵铁柱嘿嘿笑道：“咱虽说是生意人，但也得实实在在地做生意，不该咱拿的钱，咱一分都不能要！”

那人把赵铁柱给他的钱又递给了赵铁柱，说道：“再给我来两包大前门！”赵铁柱应了，赶忙把烟递给了那人。那人拆开烟，点上一根，吐出了一个烟圈，说道：“如今改革开放了，大家都想着怎么挣钱，有的人为了挣钱甚至不择手段，像你这样的好同志真是难得啊。”

就这么一来二去，赵铁柱和那人熟悉了，也知道那人姓张，是伊州市电力工程厂的厂长。

老赵动了吃皇粮的念头，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张厂长。他把想法和张厂长一说，张厂长说：“我们工厂里可比不得你们干个体的自由，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要有人值班。咱们电厂关乎国计民生，一点儿都不能掉链子。老赵啊，你想好

了吗？”

赵铁柱咧了咧嘴说：“想好了，咱不怕吃苦！老哥啊，啊不，厂长啊，不瞒你说，俺刚得了个闺女，俺这不是想着，咱这也算是有家有小的人了，想找个稳定点的事干。”

张厂长道：“老赵，你是个实在人，能吃苦，这我知道。可咱们厂子里有规矩，多少人的编制都是有规定的，我说了也不算。”

赵铁柱知道，张厂长是个两袖清风的人，不然也不会天天自己买烟抽，遂叹了口气道：“唉，我知道，您是个有原则的人，要不是为了孩子，我也不跟您张这个口。也真是难为您了。”

张厂长沉默了一阵，终于说：“要不然……你来厂子里头，当个临时工？虽说钱拿得没有正式工人多，但是好在旱涝保收，你也能有时间照顾家里。虽说临时工算不上铁饭碗，但只要我当这个厂的厂长一天，就没人敢让你离开厂子。”

赵铁柱笑道：“那就太谢谢厂长了！俺一定好好干！不给厂长丢脸！”

老赵的工作解决了，便开始操心起媳妇来，撺掇着常秀梅也找个像样的工作。正巧当时改革开放，一座座大商场拔地而起，“伊州市人民商场”几个字在太阳的照耀下金光熠熠。常秀梅便进入人民商场，当起了清洁女工。

女儿采苹出生的时候，老赵乐得把手都搓红了。要说赵铁柱是农民出身，自然想要个男孩，常秀梅怀孕的时候，老赵便总守着媳妇的肚子唠叨：“是个小子啊，一定是个小子，肯定是个小子！”

常秀梅听得不耐烦，伸出手戳了下丈夫的脑门，说道：“快别叨叨了，万一是个姑娘咋办？”赵铁柱嘿嘿笑道：“没关系，就算

现在是闺女，将来出生的时候还能变呢，还能变成小子呢。”

赵铁柱的话说得常秀梅有些担忧，害怕自己万一生了闺女，丈夫会不喜欢。但是女儿的降生让常秀梅的担忧变成了多余。一见到女儿的小脸，赵铁柱的心里就乐开了花儿。他激动地大喊道：“快看！快看哪，她睁开眼睛看我了，我女儿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人是我！”

赵铁柱夫妇的命不错，生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从小，赵采苹只要被父母抱上街，就会有人过来夸小女孩生得可爱、好看。记得赵采苹第一天上学，小学校长站在门口迎接新生，见到赵采苹不觉一愣，说道：“呀，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小姑娘？”赵采苹自幼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她潜意识里便觉得美丽是胜过一切的东西。

赵铁柱和常秀梅都是小学毕业，在给女儿取名时实在想不出什么太多的花样，便跟随潮流唤女儿作“赵彩萍”。彩萍长大后，爱好文学，读了不少书，觉得自己的名字实在是俗气，便在刚上大学时，根据《诗经·国风·召南·采蘋》改名为赵采苹。

赵铁柱跟常秀梅当初在村里都是数一数二的能干，到了城市里自然也不差。赵铁柱为人诚实，技术又好，人踏实肯干，因为是临时工，有危机感，工作做得比许多正式工人都要出色。久而久之，老赵在电厂便赢得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口碑。

而常秀梅因为能说会道，勤快又干练，清洁工干了没两年，便成为人民商场的保洁组长，带着一干女工负责商场的卫生。

赵铁柱属于农村人里非常有远见的一类人。因为自己的临时工身份，没法在厂子里享受分房的待遇，赵铁柱便跟妻子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又东拼西凑，找人借钱在伊州市买了一套二室一厅

的单元房。赵采莘长大后跟父亲开玩笑说：“老赵啊，就凭你这个投资眼光，要是生在北京，咱家早就成‘土豪’了。”

赵铁柱虽说比不上生在北京的土豪，但跟自己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哥哥比起来，生活强得的确不是一点半点。

赵家哥儿俩，老大赵铁栓从小就因为生得个儿大，干活有力气，被爹妈偏疼。赵铁柱小时候一直是个屁颠屁颠跟在哥哥铁栓后头的小跟屁虫。

后来到了该娶媳妇的年纪，赵铁栓看上了村里的女知青薛柠。当时赵铁栓的爹妈也是不同意：“人家可是从北京来的闺女，能瞅得上咱？”但是赵铁栓骨子里有股执拗劲儿，这股执着劲儿在对待和薛柠有关的问题上总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薛柠不是没有心上人的，只是后来不知何故，两个人分道扬镳。赵铁栓便“乘虚而入”。赵铁栓是个农民，用的也是农民最朴实的办法，白天在地里帮着薛柠干活儿，晚上在家里给薛柠开小灶，热了帮打扇，冷了给添衣。加之薛柠刚刚失恋，这个时候的女孩最容易被打动，久而久之，薛柠的芳心便彻底被赵铁栓俘获了。

但是，很多时候赵铁栓的执着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困扰。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赵铁柱要拉着哥哥跟自己一同进城打工，却被赵铁栓拒绝了：“咱是个农民，就该老老实实种地，整那些歪的、斜的干啥玩意儿？”

可令赵铁栓没想到的是，自己不肯迈出家门，薛柠的老情人虞曙昇却找上了门。两个人说清了误会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旧情复燃，薛柠坚持要跟赵铁栓离婚，随虞曙昇回北京。这下赵铁

栓可急坏了。

赵铁栓知道，自己没啥本事，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娶了薛柠这么一个大城市来的漂亮媳妇，可是如今，连这份成就也要被剥夺。这让赵铁栓感到十分愤怒，无法接受。

赵铁栓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挽留薛柠，声色俱厉地恫吓也好，低三下四地恳求也好，都无法令薛柠回心转意。绝望之下，赵铁栓气得一病不起，后来被诊断为肝癌。

这下薛柠终于走不了了。但是老赵家的生活也被毁了。赵铁栓得病的那几年，赵铁柱打工挣来的钱有一多半都用来支付了哥哥的医药费。

那段时间，铁柱痛苦，薛柠痛苦，铁栓本人更是承受着巨大的病痛。终于，赵铁栓不用再在人世间受罪了，临终前，他还没有忘记虞曙昇的夺妻之恨，并将这种仇恨散播到了老赵家每个人的心中。

赵铁栓去世后，薛柠还是回到了北京，嫁给了虞曙昇。

赵采苹从小就时常听父亲念叨：“北京有啥好的？比咱东北差远了。干啥非得回去？”不知为何，赵采苹从这抱怨中听出了一丝向往的味道。

二、考到北京去

赵铁柱跟常秀梅两口子都不是笨人，只是因为小时候家里头穷，没条件供他们上学。到了女儿采苹这儿，夫妇俩自然是竭尽全力，百般疼爱。赵采苹显然遗传了老赵两口子的聪慧基因，自打一上学，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老赵两口子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去学校参加采苹的家长会，回回都能得到老师的点名表扬，每当这时候，赵铁柱都觉得脸上特别有光。

但是这样的快乐日子持续了没几年，赵采苹上初三那年，她的学习成绩忽然直线下降，这可急坏了老赵两口子。而成绩下降的原因，就是那个最为俗气的理由——早恋。

这段日后令赵采苹羞于启齿也恨于启齿的恋情的男主人公名叫娄威。娄威和采苹在同一所中学上学，采苹上初三的时候，娄威读高二。老实说，娄威长得算不上英俊，至少够不上言情小说男主角的水平。但青春期的赵采苹，不知道曾在心中构思过多少部以自己 and 娄威为男女主角的言情小说，每次构思完，赵采苹都能把自己感动得痛哭流涕。

娄威生得白白净净、高高瘦瘦，平时戴副眼镜，背一个双肩

背书包，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学生形象。娄威学习成绩十分优异，不仅班里的老师，就连学校的校长都对他青眼有加。在赵采苹自己编写的言情小说里，她与娄威是在学校的楼道拐角处一见钟情。事实究竟是怎样，早已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赵采苹与娄威并不像真正的情侣一般出双入对，恰恰相反，两个人的关系在中学时代一直是地下恋情，直至两个人双双考上大学后才浮出水面。

究其原因，娄威一直对采苹说：“咱们都是学生，这种事情若让同学们知道，再传到老师耳朵里面去，影响不好。”娄威大赵采苹三岁，很多事情采苹都听他的。

为了隐瞒两个人的恋情，赵采苹不得不经常拿同班同学兼好友冯念兹做挡箭牌，经常是三个人一起出行，搞得冯念兹连连抱怨道：“我这只大灯泡真是五百瓦的，你们总拿我照亮，是不是也得付点电费啊？”每当这时，赵采苹总是笑着挽着冯念兹的手，说道：“好好好，这就带你去吃好吃的，给你充充电。”

赵采苹从初三开始与娄威谈恋爱，对此老赵两口子一直不知情。每次和娄威出去约会，赵采苹都说是去找冯念兹，无论冯念兹是否真的在场。中学时代的恋爱懵懂也简单，赵采苹成绩下降主要是因为要花费大部分精力来向家长和老师隐瞒自己的恋情。久而久之，赵采苹觉得自己都有当特工的潜质了。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打游击”，学习的时间自然就少了。虽说成绩突然变得不稳定，但赵采苹骨子里的聪明劲儿让她还是考上了理想的高中——市一中。

在伊州，一中的初中部和高中部都是全市最好的。冯念兹从小就学习绘画，上了中学后，依然“笔耕不辍”。赵采苹初中时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上课时偷偷看冯念兹画画，等冯念兹画好后，她

再拿过来在旁边写上文字说明或者人物对话。她俩不知道合力“创作”过多少幅漫画。

但由于太过沉迷于绘画，冯念兹初中时的学习成绩没有采苹好，中考时也没有考上一中，而上了二中。这对好友不得不就此分开，直至大学毕业，再没有在一起过。

赵采苹考上了一中，意味着她可以继续和娄威在一所学校读书了。但是，赵采苹与娄威的朝朝暮暮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娄威就高中毕业离开了伊州。

高考之前，娄威充满雄心壮志地对赵采苹道：“我一定要考到北京去！只有在北京，才能实现我的理想！”赵采苹满脸崇拜地问道：“你的理想是什么？”娄威道：“我的理想就是成功！什么是成功？就是做一个北京人，挣好多好多钱。”当时的赵采苹虽说想不明白做一个北京人跟成功有什么关联，但出于对娄威的无限崇拜，赵采苹一个劲儿地点头。

老实说，至少在勤奋努力上，娄威的确有做成功人士的潜质。在娄威的影响下，赵采苹也加倍勤奋。高考成绩出来了，娄威如愿以偿地考到了北京，进入了她梦想中的北京科技大学。学校特地为他挂出了横幅，娄威胸前挂着红花，满面春风地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贺喜与艳羡。那一刻，赵采苹就像一个小粉丝一般，无限崇拜地看着自己的偶像。

娄威离开伊州的那天，拉着赵采苹的手一路往火车站走。赵采苹低着头，心中装满了离愁别绪；而娄威仰着头，脑子里满是对首都的无限向往。终于，娄威回过头来，见赵采苹脸上挂着泪珠，赶忙用手替她擦了擦泪，说道：“哭什么，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赵采苹哽咽着道：“可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胡说什么！”

娄威作势轻拍了赵采苹一下，“你也可以考到北京来呀，等两年以后，我们就可以又在一起了！”赵采苹被这句话鼓励得抬起了头，点点头，励志地说道：“嗯！我一定会考到北京去的！”

娄威上了火车，赵采苹用力地冲他挥着手，嘴里喊道：“娄威，我一定会考到北京去的！你一定要等我啊！”

对于赵采苹而言，“考到北京去”与其说是一句豪言壮语，不如说是一句自我安慰的言辞。在见不到娄威的六百多个日日夜夜里，赵采苹拿铅笔在教科书、笔记本和练习册上写下了无数次“北京”两个字，并在上面画了一颗大大的心。

那个时代没有现在发达的通信技术手段，一对情侣即便身处异地，也能通过微信发语音、视频聊天。事实上，当时赵采苹连手机都没有，两个人只能依靠最传统的方式——写信——来传情达意。

高考填报志愿时，赵采苹一无例外地全部填写了北京的大学。令赵采苹感到意外的是，一向对北京表示反感的父亲，居然对自己表示了支持：“考到北京去好啊，那是首都，大城市。还记得你六岁时我跟你妈带你去北京旅游的事吗？那会儿你一看到天安门就高兴得不得了，如今我们采苹也要成为北京人啦。”

但是，在专业填报时，赵采苹与父母的意见相左。用赵采苹后来形容自己的话说，她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她选择了她酷爱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母亲常秀梅当即对此表示了反对：“学中文？你毕业了出来干啥？唉，我的姑娘啊，你是没赶上好时候，我们那会儿别说大学生了，中专毕业都是分配工作的。如今国家不管分配了，咱家又没有大领导，你学这个，将来咋找工作？”

赵采苹当时毕竟还是个不满十八岁的孩子，没有太多主见，禁不住母亲的软磨硬泡，将专业改成了当时最受欢迎也最“俗气”的工商管理。

赵采苹最终被北京工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录取。这所学校在北京属于市属院校，知名度和声望远不及娄威的北京科技大学——这所教育部直属、北京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的学校。

学校和专业对于赵采苹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终于能到北京，重新和娄威在一起了。

赵采苹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就向父母坦白了自己与娄威的恋情，这让老赵很是接受不了：“啥？你初中就学会谈恋爱了？”常秀梅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想不到我辛辛苦苦养了十几年的闺女，就这么被人家给拐到北京去了。”这让赵采苹很不好意思：“哎呀，妈，你说啥呢？我去哪儿都还是你的闺女呀！”

说归说，老赵夫妇对于女儿的眼光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娄威一直学习成绩优异，又考上了北京的名牌大学，看上去一副前途无量的样子。常秀梅代表丈夫对女儿谆谆教导：“谈恋爱可以，不要总使小性子。”“别总花人家的钱，零花钱不够了，就打电话跟我和你爸说。”常秀梅的话让赵采苹觉得，自己有这么一对开明的父母真是人世间最幸运的事情。

赵采苹离开家之前，赵铁柱似乎下了很大决心，把一张小字条交给了采苹。赵采苹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

赵铁柱对女儿说：“这是你原来的大娘薛柠的联系方式。咱家在北京城无亲无故的，万一有点啥事，你可以去找她，她还能帮帮你、照顾你。”原来薛柠离开东北之前给赵铁柱留下了这张字条，